



【心之路】高跟鞋

□王优

开学第一天。脚已跨出房门,关门的瞬间,瞥见了鞋架上的鞋子。一双米白色凉皮鞋,半高跟,鞋头稍尖,鞋襟缀了一枚金色吊坠,走动起来,吊坠晃来晃去,有些摇曳生姿的意味。

这双鞋是和朋友逛街时买的。常去的一家鞋店,服务和质量都很不错,她选了平跟的,我选了半高跟的。“你行哦,还穿高跟鞋——好像你最喜欢高跟鞋。”

是的,高跟鞋是我的最爱。身高不够,鞋子来凑,或许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少年时候,一双存在于未来的高跟鞋,给予了我太多的遐想,在它的开启与引领之下,沉睡心底的渴望被唤醒,懵懂无知的我以近乎固执的虔诚,坚定不移地向着闪闪发光的高跟鞋一步步靠近。

“女同学好好想一想,自己将来是穿高跟鞋还是平跟鞋?”多年前,也是开学第一天,瘦瘦高高的康老师站在讲台上,脚上的皮鞋闪闪发亮。彼时,他刚师范毕业,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扶一扶鼻梁上的眼镜,目光冷峻又深邃。“也许将来你没有考上学校,跳不出农门,还是买得起高跟鞋。但是——”他顿住,剑一样的目光细细扫过每一个人的脸。“那就想一想,你穿着高跟鞋干什么?下田种地吗?”他提高了声调,反问的语气,钟声一样在教室里回荡。

我低下头。脚上祖母做的青布鞋已经泛白了,鞋口毛毛糙糙,左脚脚掌部位快要磨穿了。九月的阳光依旧威猛,空气中漂浮着收割的气息,那是新收的稻草和稻子、花生藤和花生,以及檐下的玉米和地里残留的秸秆在阳光暴晒下发出的特有的燥烈之气。我的手臂上、脸上、脖颈上,锯齿样的草叶拉的小口,刚刚结了痂。汗水一出,有些地方还生疼生疼的。

彼时于我,高跟鞋是全然陌生的物件。平日里,夏秋两季,很多时候,我挽着裤腿赤着脚,上山下河,飞奔在田间地头,割草捡柴、掰玉米、割稻子。上学时,一双塑料凉鞋穿到底,直到北雁南飞,秋风萧瑟。泥泞小道上,来来往往的是半旧不新的胶鞋。冰天雪地里,若有一双没开裂不漏水的长筒靴,心里就是热乎的,冬天便不觉得冷了。

穿高跟鞋的女子,我见过。当白色的高跟鞋敲击在水泥地上,我听到了最美妙的乐音。“嘚,嘚,嘚”,她袅娜地走过来,走出校门,走过操场,走向东边的街口。我双手紧握,拇指拍住掌心。起落的鞋跟,跳动的马尾,红色的裙子勾勒出的画面,是九月里最炫目的风景。哦,原来,生活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样子。

那刻,康老师的话不亚于醍醐灌顶。我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明白了上学的意义,明白了努力的方向。穿上高跟鞋,走出小山村,走在水泥路上,遂成为我少年时候的英雄梦想。此后的日子里,不用别人提醒,为着这个梦想,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里写他早年求学的勤奋与艰辛:“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我终于有能力自己选择鞋子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高跟鞋。由最初的摇摇晃晃,到后来的健步如飞,穿上高跟鞋,仿佛哪吒踏上了风火轮,这是我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可惜,近两年,因为种种原因,我几乎没有穿过高跟鞋了。此刻,看着被冷落的高跟鞋,心中五味杂陈。

愣神良久,毅然转身,脱下脚上的平跟鞋,换上了高跟鞋。往后岁月,高跟鞋会渐渐离我远去,远去的还有许多东西。而此刻,我只想穿上高跟鞋,一步一步走向学校,走上讲台,抬头挺胸,迎接九月里那些闪闪发亮的目光。

【席地而谈】声音化成了燕子

□赵文新

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大门上巴金先生的手模如舟楫,载着我们驶向现代文学的万顷碧海之中。

在展厅,讲解员指着瞿秋白的作品说,他翻译的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会背吗?讲解员在朗诵:“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我们随着讲解员的声音,一起背诵熟悉的句子。那一刻,大家虔诚的神情、暖意的声音,定格成了情景,成为意境。我依稀看到声音化成的海燕,在文学的大海上向着光芒处飞翔,带着我的憧憬和激动的心。

从现代文学馆回来,我忽然想大声朗读文学作品。尽管声音“呕哑嘲哳难为听”,但是读给自己听,管它难听与否,以前不是经常读吗?我先找来最喜爱的《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姑赋:“……仙袂乍飘兮,闻麝兰之馥郁;荷衣欲动兮,听环佩之铿锵……”声音带着色彩,带着温度,带着伴奏,像一只小燕子,在屋里飞,在心头澎湃。

小时候上学,翻开课本,拉着长声一个腔调地读。老师几次纠正,说不要唱读。唱读是小和尚念书——有口无心。在老师的示范中,慢慢地学着带感情读。因朗读有些激动、紧张,我生怕串行,就把书放在桌上,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点,似乎有了手指的加持,声音更有跳跃性了。

我上师范时,周末到县图书馆借书。那时候正是十六七岁,理想呀榜样呀,都是借书的导向。看完《海伦·凯勒传》,抱着书走到县城还书。路两旁是菜地,浓郁的绿气弥漫着,触动着我的思绪。我想起沙利文老师教海伦摸盲文、拼单词。她们路过水井房时,沙利文老师把海伦的一只手放在水管口上,在她另一只手上拼写了“水”这个单词。想到这里,我看看前后左右没有人,掏出书,大声地读着,好像有一股清凉的水,在海伦手上流过,也在我的手上流过。我听到淙淙的声音在心里回响。我略带方言的普通话,在田间小路上飘荡,对于我这个入学不久的师范生,在声音与绿色的交织中,对教师的字眼有了一份理解,注入几多情感。菜地、小路、我的朗读声……任时光镀染,记忆的底色越来越清晰。

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教四年级。除了领读课文,还经常给学生读课外选编内容。

有一次,我读一篇童话故事,大意是一只狐狸妈妈患上血瘤,为了让狐狸娃娃吃上奶,她咬破了大瘤子……颤抖的声音中,我看见学生的眼睛红红的。他们拿书,和我一起读起来。师生并不整齐的声音就像房檐的小燕子,一会儿低旋,一会儿直飞,啾啾的声音萦绕在周围。

第二天,一位母亲特意到学校告诉我,孩子回家给她读书了。还说因为上树掏鸟挨骂,本想藏在门口的草垛里不回家,让妈妈着急。孩子说,他的想法错了……听了这位母亲的话,我摩挲着课外读物,心海热浪起伏,感受着声音的力量。

我喜欢归有光《项脊轩志》中描绘的惬意读书情景:“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风雨声、鸟鸣声和“啸歌”,化成天籁轻轻入耳,与文学对话,与天地呼应,与自己窃窃私语,那种表达直接、痛快。读余秋雨《笔墨祭》,作者说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融相依,一枝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读着作家阐述的仙露明珠,让我领悟临帖的内涵。我临摹一幅作品,常常正襟危坐、屏息凝神、汗水淋漓,不是享受而是如阿Q画圆一样手抖。联想到启功先生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现代人写字常常出傻劲”,没有达到“松静自然”的程度。而今读着《笔墨祭》,意识到自己学书法的弊端。朗读不仅仅是声音的翻腾、回环,更主要的是汲取书本上的观点主旨,让思维有了顿悟。

我读《百年孤独》,像背单词一样背着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奥雷里亚诺·何塞、乌尔苏拉,这些名字反复出现,甚至二十多人重名。读着一长串的名字,读出像音符一样音高、时值的变化,有一种“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感觉。我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啃着这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了解代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品。在声音的起起伏伏中,书中弥漫的“百年孤独”,似乎被稀释了许多。

离开教学一线,我的朗读也如秋天的枯叶,偶尔才被风吹动。从文学馆参观回来,给我的朗读重新注入了内驱力。我坚持每天都一字一句地朗读书籍。朝夕暮霭时、清风明月中,朗读的声音穿越尘世的喧嚣,掸去浮躁的灰尘,化成了小燕子,扇动翅膀尽情地飞翔。

【谈心社】

又是初秋

□龚恒利

早晨才四点半,我就醒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女儿要上初一了,今天是她新学期开学第一天,要进入学习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作为妈妈,我也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初秋的早上,已有些许寒意,我送女儿去上学。“开心吗?”我扭头问女儿。“开心!还有点小紧张呢……马上要见到新的老师和同学了。”女儿兴奋地说。“不用怕,勇敢一点!”我拍了拍女儿的肩膀。女儿的个头已和我一样高,脸上还时不时冒出几颗青春痘。看着和我一样高的女儿,不免有点恍惚。小时候那个喜欢腻在妈妈怀里,一刻都不愿离开的小丫头,不见了;小时候那个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来找妈妈求助的小姑娘,跑远了。不知不觉间,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情景浮现在了眼前。

十年前,也是这样初秋的早晨,我牵着女儿的小手去幼儿园,一路叮嘱,一路不舍。到了园门口,老师微笑着张开双臂欢迎女儿,女儿看向老师陌生的脸,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她小小的身子往后缩到了我两腿间。我蹲下,握着她的手,轻声相劝。女儿还是一个劲地摇头,用力地憋着,两只大眼睛里盈满了泪。我知道这样的僵持不会有结果。心下一狠,猛地一推,把女儿塞到了老师的怀里。转身的瞬间,女儿的哭声迸发出来:“妈妈——妈妈——”那哭声真响亮,比她平时的哭声都要响。不回头,一定不能回头。我的心里下起了滂沱大雨,一层一层的水花翻卷着不肯离去。

女儿那天撕心裂肺的哭声,还有我若刀割般的心痛,都永远地刻在了记忆深处。现在想起,仍免不了心头一热。蓦地,我的心里又痛了一下:女儿长大了一点,就又离我远去了一点,随着她的长大,她会离我越来越远吗?有一天,她会长得比我高,有一天,她的背影也会离我越来越远。想到这里,又是一阵感伤。在向学校门口涌动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很多对母女,左边是妈妈,右边是女儿。那些母亲们,也会和我一样的心情吗?面对未来,既有期待,又有感伤。

到了校门口,女儿挥手和我告别,她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着光。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了,照着大地,照着女儿越来越小的背影。我转过身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脚下却是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轻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女儿也一样,一如我的来路,路的好坏,全凭自己走。看来我的感伤是多余的,我自嘲地笑了。

我想起了女儿脸上的那几颗青春痘,在女儿这样的年纪,我的脸上也冒过。我逝去的青春在女儿的身上延续,而女儿的未来,我也无需感伤,由她自己来决定吧。作为母亲的我,唯有祝福,唯有期待。